

ZHOULIBOXUANJI

周立波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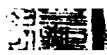
第七卷
翻译作品

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立波选集

第七卷

翻译作品

 人民出版社

周立波选集

(第七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18,000 印张: 15.625 印数: 1——17,500

统一书号: 10109·1535 定价: (平装)1.65元 (精装)2.25元



作 者 像



出版说明

我国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毕生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奋斗，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丰富了我国新文学的宝库，在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选集，计分下列各卷：

- 第一卷 短篇小说。
- 第二卷 长篇小说。
- 第三卷 长篇小说。
- 第四卷 散文、诗歌。
- 第五卷 报告文学。
- 第六卷 文学论文。
- 第七卷 翻译作品。

收入选集的作品，除订正个别错漏的字句、添加某些必要的注释外，其他未作改动，保持原来的面貌。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林蓝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谨致谢意。

湖南人民出版社

被开垦的处女地

肖洛霍夫 著

本书系1936年据Stephen Garry英文译本Virgin Soil
Upturned (Putnam London) 转译。1954年经译者重校后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主要人物表

雅可夫·洛济支·阿斯托洛夫罗夫 混入集体农庄的富农，

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格内米雅其集体农庄经理。

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波罗夫则夫 白军军官，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

绥明·达维多夫 区委代表，格内米雅其集体农庄主席。

玛加尔·拉古尔洛夫 格内米雅其党支部书记。

安德烈·拉兹米推洛夫 格内米雅其村苏维埃主席。

顿姆卡·乌莎可夫 格内米雅其集体农庄第二生产队队长。

帕维尔·罗比西金 格内米雅其集体农庄第一生产队队长。

铁推克·康斯坦丁洛维支·波罗丁 富农。

波雅可娃·玛利娜 安德烈·拉兹米推洛夫的情妇。

西奚卡 集体农庄庄员。

弗罗尔·丹玛斯可夫 富农。

铁摩菲 弗罗尔·丹玛斯可夫的儿子。

密海尔·意格兰顿洛克 集体农庄庄员。

代米德(绰号叫沉默的代米德) 贫农，集体农庄庄员。

康德拉脱·克里斯托福洛夫·梅潭尼可夫 中农，集体农庄庄员。

绥明·拉普西洛夫 富农。

大卫·格雅夫 富农。

华西里·阿丹曼查可夫 集体农庄庄员，但暗中反对集体农庄。

罗加里亚 玛加尔·拉古尔洛夫的妻子。

安金姆·普斯格内布洛夫 集体农庄庄员。

阿加芬·多布佐夫 格内米雅其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队长。

意坡里特·西多洛维支·莎利 格内米雅其村的铁匠。

科琴斯基 区委书记。

伊凡·巴塔西奚可夫 集体农庄庄员，但暗中反对集体农庄。

奥西普·康德拉脱柯 宣传队队长。

瓦兹拉夫·阿夫加斯托维支·廖切夫斯基 白军军官，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

伊凡·内丁洛夫 共青团团员，宣传队队员。

格里哥·马特维支·班尼克 反对集体农庄的个体农民。

小安金姆 安金姆·普斯格内布洛夫的儿子，集体农庄庄员。

目 录

被开垦的处女地.....	(1)
肖洛霍夫论.....	(467)

第 一 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气息的包围里，樱桃园发散着优美的香气。正午，当太阳温暖的时候，在各处隐蔽的角落里，一种令人不快而几乎感觉不到的樱桃树皮的气味，和融雪的淡薄的湿气，和雪与朽叶里透露出来的大地的强烈陈旧的芳香混杂在一起。这种清丽的混杂的香气，顽强的漂荡在果园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临，直到月亮的绿色尖角穿过了赤裸的树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它们的足迹的羽状的小点的时候。

但是以后，风从草原的丘顶上把寒霜烧坏了的苦蓬的苦的气息吹进了果园，白天的气味和声息被吞没了，而在那蒹蒿上面，在那丛林上面，在那收割以后的田里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象一只灰色的狼，静静的从东方出来，把拉长了的黄昏阴影，足迹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个傍晚，一位骑者沿着那从草原通到格内米雅其谷间的村落去的小路驰走。到溪边，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蓬松的蒙了一层白霜的疲倦的马，跳了下来。在那沿小路两边伸展着的果园的黑暗深处的上面，在那岛屿

一般的白杨树林的上面，下弦月高高的挂着。小路是黑暗而又寂静的。溪流那边的什么地方，一条狗在喧哗的吠着，一点黄色的灯光照射了出来。骑者贪婪的吸着寒冷的空气，从容的脱下一只手套，点起一支香烟。然后，他拉紧马的肚带，用指头伸到鞍褥下面去，探了探他那汗透了的马背上的润湿的热气以后，又把他那庞大的躯体从容的翻上了马鞍。他开始涉过那条就是在深冬也没有结冰的浅浅的溪流。马蹄在河底的小圆石上深沉的响着；它一面走，一面低下头去喝水，但是骑者鞭策它前进，于是马，肚皮里面隆隆的响着，爬上了倾斜的溪岸。

听到了对面传来的谈话声和橇子滑板的轧拉的声响，骑者又勒住了他的马。这牲口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留神的竖起它的耳朵，扭转头去。镶银的胸带和哥萨克马鞍的高高的银质的鞍头，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暗里放出一种白色的耀眼的光辉。骑者把缰绳抛在鞍头上，急速的把那披在他肩上的驼毛哥萨克头巾拉过他的头，掩蔽了他的面部，于是赶起他的马走着快捷的步子。当他跑过了橇子的时候，他又象从前一样慢步的走，但是没有脱下他的头巾。

到达村庄的时候，他向一个过路的女人问：

“告诉我，婶婶，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罗夫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雅可夫·洛济支吗？”

“嗯，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杨树那边那个有瓦屋顶的。你看见了吗？”

“对，我看见了。谢谢你。”

在那宽敞的，盖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马，牵着马走进耳门，用他马鞭的柄轻轻的敲着窗子，叫道：

“老板！雅可夫·洛济支！请出来一下。”

主人，光着头，上衣搭在肩头上，走到门口，细察着来客，于是跨过门槛。

“什么人呀？”他问着，灰色的髭须里含着微笑。

“你猜不着吗，洛济支？留我过夜吧。我能把马安顿在什么地方，让它暖和暖和呢？”

“不，同志，我不认识你。你是从区委会来的呢？还是从土地局来的？我好象认识你……你的声音很熟。”

来客皱起剃得光光的上唇，露出微笑，把头巾往后一擦。

“你还记得波罗夫则夫吗？”他问。

雅可夫·洛济支脸变苍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声的说：

“大人！你从哪里来？上尉！我们马上就把马安顿……在马厩里。多少时候了呵，自从……！”

“呃，呃，声音低一点！时候是很很久了，自从……！你有马衣吗？你屋子里有没有客人？”

骑手把缰绳交给了洛济支。马，懒懒的顺从着生疏的手的动作，伸长它的脖子，举起它的头，疲倦的拖着它的后腿，向马厩走去。它的蹄子在木头地板上踏得格格作响，当它嗅到别的马匹的熟悉的气味的时候，它便喷起鼻息来。陌生人的手抓住它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湿的铁马嚼从那擦伤了牙床解下来，马感谢般的把鼻子伸进干草里。

“我松了肚带，但是让它凉一点的时候，再卸它的鞍，”

雅可夫·洛济支说，小心的用一件马衣披在牲口的背上。当他照料着马的时候，从肚带的紧束和镫革的松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断出他的客人是从远方来，而且那一天赶了不少的路。

“你的麦子多吗，雅可夫·洛济支？”来客问。

“有一点。我们要先给它水喝了，再喂它。进屋去吧。……我现在不知道该叫你什么。我们不再用旧的称呼了，而且那用来也不顺口……”

主人在黑暗里为难的微笑着，虽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会被看到的。

“你可以用我的教名叫我。你没有忘记吗？”他的客人一面回答，一面走出马厩，洛济支跟在他后面。

“我怎么能够忘记呢？我们一道打败了全部德国军队，而且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我们……我常常想到你，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但是我们在诺佛罗西斯克分别以后，我没有听到你一点音信。我原以为你是同哥萨克们到土耳其去了。”

他们走进了温暖适度的厨房，来客取下了他的头巾和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个覆着稀疏的白发的，威严的，瘦瘦的头盖。从他那陡峭的，光秃的，狼样的前额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接着，又微笑的细眯着他那双在眼眶里严肃的闪着光芒的淡青色的小眼睛，向那坐在长凳上的女人们——女主人和她的儿媳——鞠了鞠躬。

“你们好，太太们！”他问候她们。

“感谢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问的望着她的丈夫，好象在问：“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呀，我们怎样接

待他呢？”

“预备晚饭，”主人简单的吩咐了，于是请他的客人到客厅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猪肉椰菜汤，一面在女人们面前，谈些关于天气和以前军队里的同伴们的闲话。他的巨大的，好象石头凿成的下颚，艰难的移动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象一只正在休息的劳苦过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来，在供着沾满尘埃的纸花的圣像之前作了一回祈祷，于是，拂去破旧的紧身的上衣上面的面包屑，他说：

“谢谢你的款待，雅可夫·洛济支。现在让我们谈谈吧。”

看见主人眉毛一扬，女主人和她的儿媳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厨房里去了。

第 二 章

眼睛近视、动作迟缓的党的区委书记坐在桌边，斜眼望着达维多夫，随后，眼睛皱得起了膨胀的褶痕，开始阅读达维多夫的证书。

窗外，风吹得电线咝咝的响；系在木栅上的一匹马的背上，有一只喜鹊翘着尾巴斜在一边走着，在啄什么东西。风吹乱了喜鹊的尾巴，使它飞起，但是一会儿它又落到了这匹衰老的、消瘦的、迟钝的弩马的背上，用它那贪欲的眼睛，胜利的向四周望着。破碎的云块在区镇的上空低低的飞驰。间或，倾斜的太阳光线从云缝中间透漏下来，一片夏天一样的青色的天空显露着，这时候，从窗口可以望见的顿河的蜿蜒

蜓，河那边的森林，和地平线上的有着一架渺小的风车的遥远的山脊，带着一种轮廓画的动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为病，在罗斯托夫停留了一下吗？哦，唔……为着集体化工作动员的二万五千人中间，被派到我们这里来的另外八个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们开了一次会。集体农庄的代表会见了他们。”书记沉思的咬着他的嘴唇。“这里的情形现在正非常复杂。全区集体化的百分数是一四·八。而且这中间大部份还不过是共耕社。富农的谷物征收还很落后。我们非常的需要人。非常的！集体农庄要求派四十三个工人来。而他们却只派遣了你们九个。”从他的臃肿的眼皮下面，他又长久的，询问似的凝视着达维多夫，好象在估量这人的才力一样。

“那末，你是一个金属工人吗，同志？很好！你在布替洛夫工厂做了很久吗？抽一枝烟吧？”他继续的说。

“复员以后就在那里。九年了。”达维多夫伸出手来接烟，书记看见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蓝的鲸记，下垂的嘴角露出微笑来。

“国家的光荣和骄傲，”他说。“那末你在海军里面服过务吗？”

“是的。”

“我看见了 you 手上的锚……”

“我那时年纪轻，你知道……又无知又蠢笨，因此我让他们毒害了我……”达维多夫愤怒的拉下他的袖子，心里想：“你留心这些闲事。但是你却不能够留心你自己的谷物征收！”